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

二十九至
三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趙霱南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二十九

明 程敏政 編

記

閱江樓記

宋 濂

金陵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皇帝定鼎于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

遊亦可為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
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遶其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
樓於巔與民同遊觀之樂遂錫嘉名為閱江云登覽之
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
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
駕幸臨升其崇椒凭闌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
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闕阨之嚴固必曰此
朕櫛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

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蕃舶接跡而來廷蠻
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內外之所及
也四裔之遠益思有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
人有炙膚黻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
拔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
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
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閱夫長江而已
哉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

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豔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為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十餘里而始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為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為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邪臣不敏奉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畧而不陳懼

褻也

琅瑯遊記

洪武八年十有一月壬子皇上以皇太子暨諸王久處
宮掖無以發舒精神命西幸中都沿道校獵以講武事
濂實奉詔扈從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驛濂進啓曰臣
聞琅瑯山在州西南十里晉元帝潛龍之地帝嘗封琅
瑯王山因以名頗聞秀巖偉拔為淮東奇觀願一遊焉
而未能也敢請皇太子驩然可之即約四長史同行秦王府

則林伯恭晉王府則朱伯賢楚王府則朱伯清靖江王府則趙伯友遂自驛西南出過平臯約三里所望豐山盤互雄偉出琅琊諸峯上唐梁載言十道志又云豐亭山山上有漢高祖祠又有飲馬池世俗妄傳漢高祖曾飲馬于此國朝以山麓為畜牧之場別鑿池飲馬仍揭以舊名居人指云山下有幽谷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中
有紫微泉宋歐陽公修所發泉上十餘步即豐樂亭
直豐樂之東數百步至山椒即醒心亭由亭曲轉而西

入天寧寺今皆廢唯涼烟白草而已濂聞其語為悵然者久之山東南有栢子潭潭在深谷底延袤畝餘色正深黑即歐陽公賽龍處上有五龍君祠皇上初龍飛屯兵于滁會早暝親挾雕弓注矢於潭者三約二日雨如期果大雨及御寶厯為作欄楯護潭且新其廟廟側有時若亭濂坐亭上問潭側雙燕洞及其南白鴿洞以肆窮覽人無知者乃止復西行約三里許有泉瀉出於兩山之間分流而下曰釀泉潺湲清澈可鑑毛髮傍岸有

亭曰漸入佳境今亦廢唯四大字勒崖石間淳熙中郡
守張商卿等題名尚存沿溪而上過薛老橋入醉翁亭
亭久廢名人石刻頗夥兵後焚煉為堊殆盡亭後四賢
堂亦廢亭側有玻璃泉又名六一泉石闌覆之闌下壓
以巨石中疏一竅通泉徑可五六寸手掬飲之溫是日
天陰雪花翩翩而飄伯清倡曰雪作矣不還將何為濂
遊興方濃掉頭去弗顧其步若飛厯石徑一里所至回
馬嶺伯友追而至伯清繼之伯友曰二客足力弱不能

從矣二客伯賢伯恭也其謂回馬者建炎寇盜充斥郡
守向子伋因山為寨植東西三門西曰太平東乃回馬
也嶺之東有醴泉又其東南有栲栳山山之南有桃花
洞又南有了頭山山之下有熙陽洞皆未暇往蛇行磬
折黃茅白葦間莽不知所之宋熙寧初僧崇定獲佛舍
剎六百壘石為四十九塔於道隅纍纍如貫珠塔雖廢
幸有遺址可憑徑行無疑其路若窮又復軒豁蓋峯回
路轉九鎖而至開化禪院院在琅琊山最深處惜乎山

皆童而無蔚然深秀之趣唐大厯中刺史李幼卿與僧
法深同建此院即張文定公方平寫三生經處三門外
有觀音泉入院皆瓦礫之區唯構屋三楹間中施佛像
僧紹寧出速坐方定龍興院僧德學同太子贊善孟益
秦王伴讀趙鏞吳王伴讀王驥楚王伴讀陳子晟聞瀟
入山咸來會晟云太子正字桂彥良憇六一泉上亦足
弱不能進恐隨二客歸矣寧具飯飯客飯已寧引觀庶
子泉泉出山罅中乃幼卿所發李陽冰所篆銘銘已亡

張億書三字碑亦斷裂卧泉下石崖上多諸儒題名陷
為一方鐫勒其中自皇祐淳熙乾道以來皆有之字或
篆或隸或楷或可辨或不可辨山之東西在在皆然不
特此泉也泉之南有白龍泉禱雨多驗童行堂下有明
月溪稍南有吳道子畫觀音及須菩提像刻石壁上傍
鐫淮東部使者八八舜臣琅琊山記頗不合文體為之
破顏一笑又稍南有華嚴池由明月而上入歸雲洞訪
千佛塔遺址過石屏路俯窺大厯井井亦幼卿所鑿沿

山腰陟磨陀嶺遠望大江如練鍾阜若小青螺在游氣
冥茫中嶺下有琅琊洞洞廣兩室中有一穴深不測名
人題識無異庶子泉懼日夕復不暇往焉自幼卿博求
勝跡鑿石引泉以為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室琴臺後
人頗繼其風山中之亭幾二十所而日觀望月為尤勝
今荆榛彌望雖遺跡亦無從求之可歎哉夫亭臺廢興
乃物理之常奚足深慨所可慨者世間奇山川如琅琊
者何限第以處於偏州下邑無名勝士若幼卿者黼黻

之故潛伏而無聞焉爾且幼卿固能使琅琊聞于一方
自非歐陽公之文安足以達於天下或謂文辭無關於
世果定論邪然公以道德師表一世故人樂誦其文不
然文雖工未必能久傳也傳不傳亦不足深論獨念當
元李繹騷竄伏荒土朝不能謀夕今得以廁跡朝班出
陪帝子巡幸而琅琊之勝遂獲窮探豈非聖德廣被廓
清海寓之所致邪非惟濂等獲沾化育生成之恩而山
中一泉一石亦免震驚之患是宜播之聲歌以侈上賜

遊觀云乎哉因取醉翁亭記中語風霜交潔水落石出
字為韻各賦一詩授主僧紹廣刻諸山石云

遊荆塗二山記

瀟既遊琅琊山起行至池河驛適郵卒遞內使監公牒
至及開緘中藏濠梁古跡一卷宸翰親題其外令瀟搜
訪與青宮言之瀟因啓曰臨濠古跡唯塗荆二山最著
圖經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
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山之背神禹鑿開

使水流二山間其疏鑿之蹤故在人思其功迄今弗能
忘青宮曰至中都當往遊焉余將渡淮狩于王莊先生
宜泝流而上屆今懷遠縣以俟濂奉教行以洪武乙卯
冬十一月乙巳發舟庚午日曛始泊縣西門而青宮已
駐蹕於門東五里矣辛未濂上謁青宮下令以壬申遊
二山濂至期約懷遠文學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櫂舟
至塗山足曳杖入山山傍廢址舊皆民廬前度石梁復
斗折而北累石為墉多藝椒之園行可三里餘視大磬

石青綠間錯頽然歆足坐諦視之乾蘚交封之耳聞有
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玩不假土力人取懸檐間呼
為石蓮華復行四里所巖石瑩确挿起道左危傾欲飛墜
復二里所微徑入灌莽抵巖罅貯泉一泓味甚甘覆以
茆茨曰聖水亭取水以禱雨多驗復一里餘至山巔禹
廟在焉廟已毀唯頽垣破礎存游目四顧長淮西來渦
河北匯而壽春臨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中緬想
南北戰爭屯戍處為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廟史

云名禹會林乃禹會諸侯之地廬舍之比如櫛移踵入
廟廟前杏樹一章大可蔽二牛二栢參差左右樹東寘
小甕杏柯之水時津津滴其中廟史云當晨霧四集水
愈多其來如泉可代井石碣二一大書有夏皇祖之廟
六字下方刻宋慶元初州守劉仲光自造禱雨記一亦
記禱雨事皇甫斌紹熙庚戌來為郡命鍾離尉丁夫榮
作石未泐文尚可讀復從廟西循石坡而下鉅石危立
如人形遙望之一嫗儼然也相傳為啓母石廟史云居

人每封羊豕祭之至以粉黛飾其貌聞之不覺失笑山
岫舊有僧房今廢久俟鶴駕不來忽使者至云扈從士
馬多無橋可以渡河青宮不復至矣言未既但見旌旗
如錦繡搖曳上荆山矣瀟亦下麓入鯀廟見所題碑神
號鄙俚棄而不睨出讀祖無擇所賦歌京口孫臨為書
碑蓋無擇謫守壽春過此而作也復北經縣治折而東
行約三里所至荆山梁魏交鬪時就山築堰以灌壽春
其遺跡猶班班可見復行三十步崖厂如屋側身而入

石平如牀座可坐人號為卞和洞自西上復一里所過
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復六十步至產玉坂奇石
駢立玄質而白緣粲如雪西有玉池榛荆迷路不可尋
景彰欲導至青峯庵足倦遂止時青宮已獵遠郊漁因
登舟先還中都云惟二山見諸載記者其說多乖舛以
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注云
在壽春縣東北說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
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

山在會稽又兼載塗山之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者云今會稽蕭山縣是也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矣至於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然其處皆有禹跡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固當徧厯宇內而會諸侯實在會稽之塗山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詩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未決者一也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僻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傳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昭

王始遷都郢昭王有言曰自古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
河非所獲罪則楚之封疆可知郢即今江陵其地有荆
山一名景山荆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謂在濠州濠
州古鍾離子國與壽春密邇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
傳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卞和獻玉事乃
在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
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強謂卞和至此山邪新序又謂抱
玉而泣在共王之時雜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

時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是邪濂之存疑未決者二也大抵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葛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辨其真偽邪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為正荆山當證諸史傳以江陵為正有謂塗山氏乃故國名禹曾娶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相涉也濂耄矣諸書遺忘欲盡所記憶者未必無舛訛輒緣紀遊因掛漏書之以發

同遊者一笑同遊者蓋太子正字桂彥良晉府長史朱伯清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云後一月某日記

宋九賢遺像記

濂溪周子顏玉潔額以下漸廣至顴而微收然頤下豐腴修目末微聳鬚疏朗微長顴上稍有髯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褒袖緣以皂白內服緣如之白裳無緣舄赤色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程子色微蒼甚瑩貌長微有顴眉目清峻氣象粹夷髯四垂過領袍土黃色

無緣內服領以白皂緇帽簷高白履和氣充決望之崇
深伊川程子貌勁實顴微收色黃而澹目有稜角髯白
而稍短在頰者尤短而翩翩若飛動帽袍與履咸如明
道儼而立剛方莊重凜然不可犯康節邵子色微紫廣
額身頎然有顴特然其下癭骨爽而神清鬚長過領內
服皂領帽有翼圍之袍緇履如伊川聳肩低袖手立而
晚視坦而莊和而能恭橫渠張子面圓目以下微滿而後
收色黃鬚少短微濃衣帽類康節履亦如之高拱正立

氣質剛毅德盛而貌嚴溫國公司馬子色黃貌癯目峻
準直鬚疎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垂耳輪闊微向
面幅中深衣大帶加組方履黑質白紬纔純緋前微下
而張拱指露袪外有至誠一德不以富貴動其心之意
晦庵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髮白者半目小而秀末修
類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溫煦之氣可掬鬚少而疎亦強
半白鼻與兩顴微臃臃微紅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狀五
大二小六在眉目傍一在顴外一在唇下鬚側耳微聳

臺生竅前冠緇布冠中以紗御上衣下裳皆白以皂緣
之裳則否束緇帶躡方履履如溫公拱手立舒而能恭
南軒張子姿貌恢偉眉目聳秀白而潤豐下少鬚神采
燦然柳冠紗巾道服青皂緣繫以緇履白坦然明白使
人望而敬之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色溫粹眉厚而秀
髭淺而有衣道服皂緣冠幅巾躡皂履望之似嚴毅就
之如入春風中金華宋濂曰天生九賢蓋將以明斯道
也今九京不可作矣濂寤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輒

因世傳家廟像影叅以諸家所載作九賢遺像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沖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哉

新雨山房記

諸暨為紹興屬邑與婺鄰國初得婺時伐偽吳張氏相持未決兵守諸暨界上張氏恃諸暨為藩籬乘間出兵侵掠兩軍屠戮無虛時故諸暨被兵特甚崇甕巨室焚為瓦礫灰燼竹樹花石伐斲為樓櫓戈砲樵薪之用民

懲其害多徙避深山大谷間棄故址而不居過者傷之
今國家平定已十餘年生民各安其業吾意其中必有
修飾室廬以復盛時之觀者而未之見今年邑士方伯
修為余稱其友張君仁傑居諸暨北門之外故宅昔已
燬及兵清事息始闢址夷穢創屋十餘楹旁植修竹數
百四時之花環藝左右琴床酒爐詩畫之具咸列于室
仁傑未亂時嘗有祿養至今郡縣屢辟之輒辭不赴以
文墨自娛甚適號其室曰新雨山房願得余記之一室

之廢興為事甚微然可以占世之治亂人之勞佚非徒然也方兵革之殷人有子女金帛懼不能保雖有居室寧有完葺而知其安乎糗梁芻蕘之需叫號徵逮者填于門雖有花木之美詩酒之娛孰能樂之乎今仁傑獲俯仰一室以察時物之變窮性情之安果誰使然也非上之人撥亂致治之功耶自古極治之時賢且能者運於上隴畝之民相安於下而不知其所由然飫飽歌呼秩然成文成周盛時之詩是也安知今不若古之時耶

仁傑其試為之余他日南歸駕小車過北門求有竹之家而問焉仁傑尚歌以發我余當鼓缶而和焉

五洩山水志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勾吳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玄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亦頗游焉自西坑嶺入過遇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橫一溪水甚寒履之如冰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怪石突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

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怪石四瞰峯巒
環列獻狀其紋紫紫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山多猴
遊人或恐之撒石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
中出瀏瀏作聲若琴若笙竽泉西流匯為小窪瑩澈泓
澈毫髮不隱鯁魚數尾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
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極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
行五十步大石闕道相傳有岩角肖鷹喙忽夜大雷雨
喙崩下聲聞二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

衣袂成碧色山蟲崖虺奔遠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
氣象陰幽絕不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宮生平烟火
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籜覆地厚動足輒仆又
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流水傾沫成白簾濶
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苔蝕蘚
暈時有水珠氤氳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遇禱泉或
湧取蜥蜴入瓶盂中持以歸多驗自遇龍橋至此約可
五六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難

得具述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
莫詳也尋他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峯峭拔上有石
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峯圓而童名鉢孟峯或曰肖東
甌鴈蕩又名鴈蕩峯過鴈蕩而南時有白雲覆於谷者
曰雪峯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峯嶄嶄勢欲柱天者名天
柱峯其他諸峯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
復從崖東折度畧約橋趨三學士院院唐靈默禪師道
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

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暴倒擊崖竅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輶雷人笑語咫尺不能辨猶聞甕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旱禱龍者其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汧潭之源登響鐵嶺度紫閬山村人多舍簦葦間有平皋數百畝可耕溉傍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頓之瑟瑟鳴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晚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

佩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錡釜面廣而底敞大水驅亂石聚其內迨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寘足從其右懸膝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線縋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蛟龍潛其下人恒以幽悄為病第四潭咸不敢往或以絢圍腰繫巨杙俯崖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槩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嘗釣于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為壘石作塚或云

龍子之母塋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為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峭有是哉

尚節亭記

劉基

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豈徒為玩好而已故蘭取其芳諼草取其忘憂蓮取其出汙而不染不特卉木也佩以玉環以象坐右之器以歌或以之比德而自勵或以之懲志而自警進德修業於是乎有裨焉會稽黃中

立好植竹取其節也故為亭竹間而名之曰尚節之亭
以為讀書游藝之所澹乎無營乎外之心也予觀而喜
之夫竹之為物柔體而虛中婉婉焉而不為風雨摧折
者以其有節也至于涉寒暑蒙霜雪而柯不改葉不易
色蒼蒼而不變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信乎
有諸中形於外為能踐其形也然則以節言竹復何以
尚之哉世衰道微能以節立身者鮮矣中立抱材未用
而早以節立志是誠有大過人者吾又安得不喜之哉

夫節之時義大易備矣無庸外而求也草木之節實枝
葉之所生氣之所聚筋脈所湊故得其中和則暢茂條
達而為美植反之則為瞀為液為癭腫為樛屈而以害
其生矣是故春夏秋冬之分至謂之節節者陰陽寒暑
轉移之機也人道有變其節乃見其節也者人之所難
處也於是乎有中焉故讓國大節也在泰伯則是在季
子則非守死大節也在子思則宜在曾子則過必有義
焉不可膠也擇之不精處之不當則不為暢茂條達而

為瞞液癭腫膠屈矣不亦遠哉傳曰行前定則不困平
居而講之他日處之裕如也然則中立之取諸竹以名
其亭而又與吾徒遊豈苟然哉

畏所記

胡翰

常山邑丞劉彥英嘗自溧水辟地抵吾婺數過從論學
及領邑事又數於衢郡見之間語余曰吾於世無所取
長自家庭子弟從師受學長而服官政隨牒四方恒若
弗勝也弗逮也人以吾為畏焉吾念之固然計吾得者

以畏也失者亦未必非畏也因名其室曰畏所願乞記
於下執事余謝不敏今年聞余病且免歸其請益固迺
作而言曰君子處天下之至約而不戚服天下之至賤
而不愧履天下之至險過天下之至變而不駭且亂中
立而不倚內省而不疚惡乎畏也苟得志雖富且貴馬
當大任於廟堂之上決大議於人主之前一言定國不
變色而利澤加於民若舉而措之惡乎畏也吾聞之天
體物而不遺人物之生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念

慮有一不誠焉言動有一非禮焉雖至隱至微也而人
偽叅之天命幾乎息矣操舍之頃存亡之幾也敬怠之
萌吉凶之辨也今君之畏詎不以是乎則吾知之矣以
是而畏之唐虞三代之聖人猶兢兢業業孜孜慄慄翼
翼疊疊不能一朝夕寧也書曰迪畏蹈而畏之也又曰
寅畏敬而畏之也又曰抑畏謙而畏之也皆所以畏天也
詩曰胡不相畏小人無所忌憚不知天者也不知天者
不當為而為之知天者不當為而不為當為而不敢不

為之故其畏也非恒怯也非委靡也又非有操切之者
昊天曰旦與爾游衍昊天曰明與爾出王君子知之故
無不畏仲尼著其三其致一也余與劉君皆學仲尼之學
者而余恒怯委靡恒患不振竊觀於劉君方兵興時脫
身危亡疾疫之中奉其母夫人以行歷數歲而返于鄉
閭高年無恙不失人子之道一弟二子自為師友不廢
義方之訓雖仕宦非其志也邑人親之官事不嚴而集
其立心行已加於余矣在易之乾以惕無咎在震以恐

致福君何失乎以君懷恐惕之心求免於戾則非也天下有任重道遠而貴育不與焉者吾於君之名室寧不重有警云

青霞洞天游記

道家所謂青霞洞天者世名爛柯山即晉王質觀奕棋處在今信安之興賢里余客信頗久非有吏事恒願游以乏同志不果今年夏六月七日龍泉章公三益求按郡乃會諸生出城南門輿行十里至武坪又數里渡沙

步溪又出入篁篠中十餘里抵山之麓有寺曰寶巖觀
曰仙集棟宇皆已剝侈日午熱甚道士具茗列坐久之
湫隘猶民家耳道士除道遂循觀右拾級而上飛梁橫
亘通趾頂皆石蜷如蝦蟇其下劃然可居得地如坻者
東西深百餘尺廣半之巨木蔽空公與諸生皆集飄風
汎木葉虛徐漫衍後先不絕涼滿襟袖如坐碧雲蒼雪
間求昔人之遺刻唐宋以來陸庶錢顓徐霖游釣諸名
輩往往可識其他漫漶雖欲識之不可得然惟庶碑最

古侍者行酒數行已余與客吳思道旁絲石磴登山之
脊出所坐梁石上四顧皆林阜溪流蛇行野中東南諸
峯矗立蒼翠晡霽則紫微也最後公亦挾一童登之復
坐縱談問道士故梅巖精舍所在莫有知者日且暮悵
然有懷質與余皆東陽人書石曰闕逢執徐之歲有晉
樵者之里人胡翰入山與客六人共飲未醉輒去翰記
香溪仁惠廟禱雨記

洪武十有一年夏六月不雨環郡之邑厥田高者釁拆

下者剛燥陂澤既竭原泉不通稼日就槁農民告病郡
邑修禱祀之禮籲天叩神或應或否而旱熯如故洎秋
七月不雨農民告病益急從政者患之蘭溪距郡五十
里其邑旱不為灾踰邑而西又二十五里為香溪入其
疆則其澤之竭者演而注其土之焦者淖而沃田間芄
芄皆美稼也余為愕且喜問諸父老皆曰先是固旱矣
農告病矣賴吾司征之長吉安劉君思忠而免於歉乃
六月己丑君率父老禱千里之偃王廟合百神而享之

明日丙寅入蟠山禱于天津廟廟故有大神曰澤潤曰澤沛蓋司龍者也迎而致之及途而雨越三日戊辰又大雨猶未洽也七月癸酉君露跣道上禱之益虔明日甲戌神應之以雨越三日戊寅又大雨吾稼仰之以足靡不就實是則神之賜也君之貺也吾民戴之每食恨不尸而祝焉余聞而愈愕劉君非有民社者曷為而及是哉既而過友人之門陳如圭氏吳德璋氏皆曰誠如父老言然不唯寧是往年禱雨脫我於蘊隆之毒亦惟

君悽悽以將事吾懼無以報之則著為咏歌之辭而今
又重蒙德焉其感而應也灼有攸徵矣向使吾二人言
之人孰信之使吾鄉人言之雖信而未必深也今先生
幸辱臨茲土而寓目焉咨及下走走不敢隱懼余言不
足以侈君之貺不於先生圖之而孰圖之先生苟不鄙
夷得託諸文字庶其傳信矣乎余謝而退他日童良仲
至郡則具其事以請春秋譏不閔雨而著喜雨善其有
志於民也今郡邑猶古侯伯之國從政者孰不有志於

民寧風旱逆時雨凡禮之所當為者悉致力焉而猶莫能致其所難必劉君一司征耳其職不過榷貨財督稅課取諸商賈之類與郡邑有民社者異矣顧不忍農人之無稼殫厥心而拯之天亦輒應之豈有他哉宇宙分事即吾分事昔江西陸子嘗有是言君固習聞之矣況其近者一視同仁而無間可也天之仁愛吾民恒欲厚其生不幸而丁斯之旱豈使之無才遺哉故一夫致其格一鄉遂其育積誠之至則天心順成之矣余取鄉人之

言論著君之美以見喜雨者能閔雨也不臨民而有志於民尤所善也此春秋之義是宜書之以告來者

開先寺觀瀑布記

王 禕

廬山南北瀑布以十數獨開先寺所見者最勝開先瀑布有二其一曰馬尾泉其一在馬尾泉東出自雙劍香爐兩峯間為尤勝或曰瀑水之源昔人未有窮之者或曰水出山絕頂衝激入深澗西入康王谷為水簾東出香爐峯則為瀑布也十一月十八日日南至余約郡守

呂侯肩輿十數里至開先主僧志一作丈室未成邀坐
茅屋中乃訪漱玉亭却至龍潭石峽口由寺至亭可二
百步由亭至峽口僅數十步蓋自遠觀之瀑布出自兩
峰間如瀉天半由近而觀則二瀑下注匯為重潭潭水
出石峽乃為溪循山足東流以入於彭蠡當峽口仰望
但見水從潭中出巖谷回互二瀑所從來不可復見矣
峽石上刻青玉峽及第一山字大二尺朱芾書也石間
多題名石粗字畫淺初不可悉辨命左右掬水沃之字

乃見大率宋南渡後人其人無聞者居多可識者纔十
二三因慨君子惟植節砥行乃可不朽苟不出此雖託
名岩石未久人不識也又從石壁間讀淳熙中郡守禱
雨神龍示現事一公為余言歲春夏交大雨後瀑水盛
潭遽溢積葉墜梗皆蕩滌去不留謂之龍洗潭或歲旱
人來取水潭中禱龍神輒有應至今常然回坐亭上
亭廢已久亭下池亦為石所埋初寺僧作石雷接潭上
引水至寺中給庖馫又鑿石作此池即蘇長公賦詩處

也徑八九尺雷水從潭上來流入池乃從池中復入雷
以去而石雷廢亦十五六予命一公葺之一辭力弗贍
也明年三月廿六日雨初霽郡中又無事復約吳侯及
通判羅從道幕賓徐君弼姬執中星子令葛俊德游焉
比抵寺諸公皆先詣一公余獨徑往潭下坐石上瀑水
方怒瀉奔騰盪激聲震如萬雷令人心怖神悸股戰栗
不休頃焉諸君至見余獨坐又顏色變皆拍手呼大笑
然水聲瀕洞呼笑聲亦不聞也寺僧云龍適洗潭矣於

是一公丈室已完又作竹覓接石雷引水過階除下清
駛極可愛余命取水煮新茗一公謂近從後巖下得泉
一窪以煮茗味比瀑水乃倍佳試之果然暮乃回六月
十日余被召將赴京念人世行止不可必萬一有他累
則清游不復得因與郡人段謙曹元同泛過落星湖約
得路之半舍舟以行一公與光應知余來遠出迎乃與
二僧攜手行至招隱橋坐橋上橋在寺前五十步潭水
為溪所經也其西東松杉楓杞蒼翠色掩映從樹底望

鶴鳴諸峯高出樹杪僅尺許隱然如畫圖中見又從樹隙
見巖腰采薪人衣白大如栗初疑此白石耳有頃漸移
動乃知是人也橋下流水觸石澌澌鳴塵慮俗想蕩滌
殆盡久之不能去乃造一公所眎余其所賦詩又出楞
伽經使予讀讀盡卷頗悟微旨一二應公者戒行清峻
略涉書史年且老不欲他走一公邀留與同處郡中亂
後無讀書人可與語余因數與往來一公請予詣潭下
是時久不雨瀑布流且絕余指笕中水謂曰此水一耳

何必復往也是夕宿寺中夜半雨大作比曉余未起應扣門告曰瀑布流如故矣盍亟起觀之余欣然攬衣起倚闌睇視良久日初出紅光徑照香爐諸峯上諸峯紫靄猶未斂光景恍惚可玩不可言也應因誦李太白觀瀑詩又誦笑隱題太白觀瀑圖詩余笑曰安知今日無太白邪胡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比午乃還一公間為余言開先者舊傳梁昭明太子之所棲隱南唐元宗在潛邸亦嘗讀書於此招隱橋其所造也後歸踐尊位乃即此造寺故以開先名有

了巖和尚者實開山宋以來住山者皆名德寺前有松每株
大數十圍佛印元禪師手所植近時南楚越公乃盡伐以建
寺見者惜之而寺今亦為劫灰矣豈非數乎一之居此所願
圖復其舊而適此大法陵遲有志未遂幸丈室苟完聊安餘
息而已公尚丐我一言以記之吾之願耳余諾之未果為也

游白鹿洞記

余到郡已數月欲至白鹿洞甚渴左右為余言往時荆
棘塞路不可往頃因伐大木往者衆路乃始通然路上

虎縱橫苟欲往非多擁騶從不可用是欲行輒復止會
行省傳檄郡府取大木余因挾星子令及都昌主簿彭
能領丁夫與同往去郡北行十五里至羅漢寺路分兩
岐由東入棲賢谷西則至白鹿洞也比至兩山勢回合
當其合處澗水出焉過澗逾小嶺嶺有缺若關門然入
關路循澗北並山轉澗南皆良田也約二三里乃至書
院遺址正當五老峯下書院燬已十五年樹生瓦礫間
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濯纓其左又有石橋曰枕流過

枕流則從列女廟登北岡岡上有大杉木六七百年物
也有司今盡伐為御殿物矣於是書院所存者獨此二
橋從卒指殿堂齋廬及風泉雲壑樓故處以告甚歷歷
慨想昔日規制不可見惟聞山鳥相呼鳴山谷間餘韻
悠揚恍類絃歌聲或云從此右折東南逾重岡行二三
里乃至所謂白鹿洞却從洞後復右折陟嶺乃可到尋
真觀望水簾也不果往徘徊久之而還按白鹿洞唐李
渤讀書處也南唐昇元中始即其地為學給田以食其

徒所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學惟有四書院睢陽石鼓岳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二年嘗賜白鹿洞九經當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盡廢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為郡始斥其舊而大之又定為學規示學者來學者益衆而白鹿洞之盛出他書院右自後守其成規二百年如一日也而隳廢今乃如此余亦無如之何也余嘗恠世之為佛老氏之學者其宮室一廢壞輒修舉之不旋踵豈佛老氏之學能盛於儒者哉蓋為其徒者有

勤行之意堅持之操能必其成故也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常骫骳不自振不能以有為而聖人之道顧因委棄鬱塞而不得行嗚呼此其弊也非一日之積矣余於是蓋重歎之也

自建昌州還經行廬山下記

八月余自京還九月以事行郡境二日泛左蠡揚瀾至都昌縣四日由都昌出彭蠡過飄搖沙宿蘆潭三日至建昌州七日回至蘆潭北風作逆風不可行八日復至

建昌九日舍舟取陸而還是日宿德安縣十日發德安西北行三十里至廬山下訪湯泉湯泉在路南距山趾不半里甃石為池者五南一池極熱手不可探北四池水稍溫人往往入其中浴然皆作硫黃臭余舊聞凡湯泉下必有硫黃惟驪山者乃是礬也礬毒石本草云性熱入水水不冰蠶食而肥鼠食而死也又數里過醉石觀陶靖節故居其地栗里也地屬星子縣而星子在晉為彭澤縣觀已廢惟有大石亘澗中石上隱然有人卧

形相傳靖節醉即卧此石上也按史靖節為彭澤令督郵行縣吏白當束帶見之靖節不肯折腰小免遂解官賦歸去來辭而歸義熙三年也是歲劉裕實殺劉仲文將移晉祚陶氏世為晉臣義不事二姓故託為之辭以去若將以微罪行耳梁昭明謂恥復屈身異代要為得其心夫豈以一督郵為此悻悻乎靖節既歸益放情於酒人知其樂於酒而固莫窺其所以然也或云觀南諸山即其詩所謂悠然見南山者也其旁居民多陶姓云

是靖節後又數里為簡寂觀觀亦不存簡寂者陸脩靜
謚慧遠法師之結白蓮社也同社者十八人陶靖節陸
修靜皆與馬遠公居東林在廬山北靖節修靜嘗訪之
東林之近有虎溪遠誓不過溪或過溪虎輒鳴及送二
人不覺過虎溪皆大笑世故相傳為三笑圖或曰慧遠
卒於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修靜歿於宋元徽
五年丙辰年七十二丙辰相去六十載推而上之修靜
生義熙四年丁未慧遠亡時修靜纔十歲爾至宋元嘉

未修靜始來廬山時遠公亡且三十餘年矣安取所謂
三笑乎或曰晉蓋有兩修靜也自蘇長公作三笑圖贊
而黃太史以此三人實之蒲傳正劉巨濟晁無咎之流
皆有所述陳舜俞廬山記其說亦與太史同此其是非
固未決者也又循山下西北行未至郡治二十里為歸
宗寺在金輪峯下山勢方凝然忽石峯從山腰拔起如
卓筆高與山齊峯頂有設利塔俗呼為耶舍塔釋氏書
云佛滅度後所遺設利八萬四千散在人世龍宮皆貯以

金瓶寶篋建塔藏馬東晉時耶舍尊者自西域奉設利
來八萬四千之一也於此建塔塔高若干尺範鐵為之
外包以石峯峭峻鐵石重人力不可施皆運神通力致
之俗故呼為耶舍塔耶舍亦與遠公社嘗舉如意無言
以示遠遠不悟即拂衣去是時禪學未入中國而兆則
已此見矣耶舍之去逕上紫霄峯紫霄又在金輪東也
寺相傳為右軍故宅有池水色黑曰墨池羲之之所洗
墨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蹟

豈信然邪今臨川郡城東有墨池南豐曾氏為記蓋深
疑之以謂方義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
以娛意於山水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
余謂以彼之可疑則此之不足信非邪宋元豐間真淨
文禪師住歸宗時濂溪周先生自南康歸老九江上黃
太史以書勸先生與之游甚力以故先生數數至歸宗
因結青松社若以踵白蓮社者又名寺左之溪曰鸞溪
以儼虎溪其事為釋氏所傳世皆謂先生實傳聖賢千

載不傳之統豈其有取於佛氏之徒而願從之游甚者
又謂濂溪之學受於壽岩佛者此又厚誣吾先哲者也
余以為不然大賢君子於其道既有得矣於其形迹未
嘗以為累也況先生之高致如光風霽月初無凝滯固
奚必深辯之邪及淳熙中應菴華禪師繼主歸宗朱夫
子時為郡亦嘗與之游華公蓋臨濟正傳於大慧為適
孫歸宗雖非巨刹以屢為名僧所居號天下歸宗今寺
亦廢故基為樹所蒙蔽不可入予徘徊驚溪上甚久日

已暮遂復行數里宿開先寺明日乃還

游棲賢院觀三峽橋記

五老峯於廬山為西面即郡治北望峯如屏障蔽其後
違郡治北行二十里轉五老東入巖谷中棲賢寺在焉
余舊讀蘇次公棲賢寺僧堂記云棲賢谷中多大石巖
業相向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振掉不
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度橋而東
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為大車輪流轉洶

湧窮水之變寺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
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每大風雨至堂中
之人疑將壓焉問于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
以一二數矣又聞蘇長公云廬山奇勝處不可勝紀獨
開先漱玉亭棲賢三峽橋為二勝棲賢寺於是廢已久
殘僧數輩皆出居田間左蠡有僧曰惟賢頗通世間法
余謀於府僚俾之往棲賢賢曰俟吾結屋山中完公當
來游也七月望賢使來告曰屋幸完可游矣明日即偕

呂侯暨葛君往時暑甚與夫暍屢從道傍石坎中掬水
飲至谷口日卓午矣未至橋十許步石巖下觀陸羽泉
乃至橋上從橋上俯視澗底亡慮百十尺或云以瓶貯
水五升許從瓶嘴中出水縷縷下注瓶竭水乃著澗底
欲試之不果又云橋魯班造蓋謂堅緻壯奇惟般乃能
造耳非謂真造於般也距橋北十許丈有大石方整狀
如棺橫亘澗底相傳嘗有孽蛟從谷中出水怒湧勢將
壞橋時主僧有道行叱神挽此石扼之蛟退橋得不壞

過橋北轉行百許步澗水至是匯為深潭有龍蟄焉蘇
長公詩所謂玉淵神龍近即指此也又相傳昔寺僧嘗
浸甑潭上俄失所在後有人從湖南來云甑從洞庭湖
上出甑上有棲賢字可驗故知此潭下通湖南也此其
言皆誑誕不足信已乃徑造賢公新屋下法堂故趾也
至是五老峯乃截然左出寺顧在峯後日方熾忽雲從
谷中起俄頃雨已至有風南來雨復旋散日光穿雲斜
照峰上巖谷石溼芒采相射宛然金芙蓉也賢公留余

宿約明日謁赤眼禪師塔塔距寺北行又十許里巖谷
深絕處也棲賢寺實禪師所創道場余辭與葛令先歸
而呂侯乃獨留賢請余重書蘇次公僧堂記余謝不善
書又欲余和長公詩余謝不工詩則題游山歲月氏名
遺之以附昔賢故事按次公以元豐三年夏六月來游
時謫官往高安而長公至此則七年六月時自黃移汝
送子邁赴饒之德興尉云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二十九

明文衡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三十

明程敏政編

記

謁周公廟記

王禕

洪武辛亥春余還自西垂以閏月二十五日戊寅至岐山縣明日謁周公廟廟去縣十五里出城循澗水西北行至山下乃折入山之腹而廟在焉至是四面皆絕壑

峭壁其間平地東西僅五六十步南北如之而稍脩形勢殊幽阻廟東北十數步有靈泉出巖石間即澗水所從出也廟之建莫詳其所自始按碑記唐大中二年鳳翔府岐山縣鳳樓鄉周公廟出靈泉則廟祠在唐之前當已有之金興定五年有道士市其廟作道宮縣令李守節正其罪鳳翔府錄事判官游淑記之甚悉元初廟盡廢至元十七年李忠宣公德輝行臺陝西欲起其廢而有司力不逮乃請終南重陽宮李天樂真人重建既

成其徒就守之今廟是也厥後陝西部使者富珠哩
言周公先聖在唐與孔子同廟祀天下今乃令道家者
流主祠事非所以崇聖道昭禮典若立書院俾儒者主
其祠為宜元統三年命下如所言賜額曰岐陽書院始
置學官弟子員春秋致祭禮如祀孔子元末天下亂儒
者皆解散書院燬于兵廟幸獨存而今守祠者仍為道
士矣廟始末可槩見者如此其廟中為正殿奉周公東
西二小殿以奉太公召公東北別有小殿奉姜嫄凡廟

之儀與冠冕佩服之制皆粗鄙不合禮又正殿前有戲臺為巫覡優伶之所集而殿中列以俗神野鬼之像尤極淫恠余因嘆曰周公制禮作樂以憲萬世其沒寶祀以天子之禮樂今其廟制乃若此世人不知禮一至是乎不特此也以余考之周公之稱因以太王所居周地為其采邑故也水經岐水之南有周城周公采邑也杜預云周城在美陽縣西北帝王世紀云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也周城今為岐陽鎮其城故址猶存廣袤可七

八里四圍皆深溝實在今岐山縣東北五十里正太王所居而周公食采之地也然岐山縣西北十餘里其地曰周公邨地形頗平衍意者周城乃公采邑而其居邨則在此歟或乃謂今廟為周公故所居地且其阨既阻隘路衢尤險狹周公以冢宰之尊何得而居此殆後人即此建廟故遂繆指為公所居位耳而近時暢師文作記謂周公采邑廟即其地者非也舊碑載大中二年十一月一日周公舊祠有靈泉已枯竭一夕大風其泉五

處一時湧出守臣白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銀
青榮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鳳翔尹御史大夫安
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崔珙奏其事朝廷因賜名潤
德大中乃唐宣宗年號崔珙所帶銜位正唐制而其表
奏制答等文又唐體而近時孔克任作記謂為宋大中
時太守珙者亦非也世傳靈泉每世治則出世亂則竭
故眉山蘇文忠公詩有與世窮通之語自唐大中二年
出後復竭至宋雍熙二年復出金末復竭及元至元

十七年復出其後復竭而復出於今其出也所灌溉甚
廣人賴其利舊碑載大中二年賜名潤德而湘山野錄
以為雍熙二年賜號要當以碑刻為是是日從余行者
儒士安矩季方詣廟拜謁畢出坐外門荒墟上道士持
酒來餉為飲數小卮適雲陰雨微下風起撼羣木響獵
獵如秋聲恍疑風馬雲輿來泣者因低回久之乃去比
回縣館以廟制與禮不合者語其令李本初屬其稍皆
釐革李以縣事繁劇辭余不復與言而具疏其本末及

前所云云者紀之於簡以遺矩用志歲月焉

寫易軒記

去淳安縣治北五里山巒迴合其地曰石峽有方氏之居焉方氏在宋季有以掄魁致位禮部尚書者學者稱之曰蛟峯先生宋亡堅卧不起而推其所學以淑諸人因即其居為書院尚書之曾孫以愚實世其家學且蚤擢世科仕郡縣入為太史屬當運去物改之餘亦復遂其高節而無媿又去石峽北五里珠佩峯下結屋居之

去入境益以遠學徒有執業來受教者弗拒也此其進
退出處庶幾有合於易道之時中者乎太史晚益好易
嘗即寫易之軒而以寫易名之禕之先大父昔嘗主教
於書院交方氏也久於是太史以邦家故屬禕為之記
昔者竊聞之易之為書廣大悉備四聖人精神心術之
所寓者何其微也然而有先天之易焉後天之易焉要
其畫卦重卦之義固不同也是故陰陽奇耦積成三畫
而為八卦此先天之易也故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是畫卦者積陰陽奇耦三畫而始成也
八卦之三畫既以成列復重以本卦之三畫而有上下
二體既又相錯相盪而六十四卦互成焉此後天之易
也故曰兼三才而兩之是重卦者八卦之上復加八卦
而非三畫之上遞加一奇一偶為六畫也邵子之圖以
乾爻至剥坤為卦之次第雖與易經不合然實自然之
序若其所謂八分而為十六而為三十二而為六十四
者斯蓋使人觸類而伸之以見易道之無窮而重卦之

義不在是矣然吾朱子乃有取於是焉則後學之不能無疑者也雖然盈宇宙間皆太極之妙而人物得之以各正性命然則易固我之所自出者也故求易者在乎內反諸心精體而實踐之以會夫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固不必惟文字之為泥也邵子之言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物生乎心也此固易之本而聖賢之所謂學者歟太史之居於斯也觀象而玩占心之所契必有得於文字之外者而余何足以知之姑疏所聞以求質

請遂以為記焉

新鑿惠澤池記

杜 敷

潞為州屬縣六壺關西距州治僅一舍域太行麓地高亢土峭剛而獨闕井泉利縣郭民會有力者掘井深倍九仞往往為石隔而不及泉間或及之水脈津津汲挹曾弗滿瓶其勞於遠井直抵州境洎他聚落乃至積雪窖鑿冰壑給旦夕用以故其民不免有饑渴之害者洪武丙辰閏九月三山郭公來丞是縣興利除害政教以

行憂民渴饑不啻猶已越明年丁巳春正月乃會羣吏
屬耆衆而謀曰縣治南關故池爾衆向集雨潦第以澣
衣飲蓄今沇壤淤塞棄同無用我將即農隙借民力是
鑿是浚候雨西郊畚洫泓澄惟供飲食可乎衆乃舉手
加額同口一辭曰何民生之幸於是上於州司而允其
請乃卜日召集近縣郭民畚鍤齊興不旬日而池成其
濬則護以木柵而防崩啗之患其岸則繚以垣墉而限
汙穢之雜坤隅為閘兩壁翼張而鐸板橫施俟大雨流

行則啟之以石硤注瀉而入水艮隅為門兩楹山峙而
扃鑄堅設令衆人汲挹則開之由石級上下而出水廣
則呀焉窪焉廓其有容殆如天造地設深則瀆然渢然
昧其不測宛若陽闢陰闔於以免往復遠汲之勞於以
憫饑渴燥吻之思衆請其名則曰惠澤蓋取語云因民
所利惠而不費之謂嗚呼旨哉嘗稽易大象澤無水則
曰困澤有水則曰節夫澤水有無其卦則為困為節猶
池之廢興其水則為潔為汚今池轉汚為潔猶卦反困

為節既變通以盡利復推行以為通乃因天之澤為地
之澤以地之澤為民之澤公可謂能體易以利民者矣
且古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受封
者公既陂大其量淵深其學由是將為州為府而登庸
於朝澤加天下則惠利所及其源深其流長而或可以
涯涘哉縣南坊耆衆某輩請文刻石而紀功績以示永
久俾勿替公名栢字永齡由進士擢濛陽簿今為壺關
丞

華川書舍記

趙 沆

婺州義烏縣有澤曰華川王君子充書舍在其上同門友宋君景濂厯敘上世以來為文者之失得而卒歸於聖人以為記辯博精詣殆不可加矣邇者沆與子充相見於錢塘子充又俾沆申其說既不得終辭則以復曰聖人之文非一家之言也昔者成周盛時帝王制作大備其載諸方冊以垂軌當世者謂之經若韓宣子適魯所見其類矣詩采諸民間策書辭命職在史氏未嘗使

學者執筆習為之也吾夫子順先王詩書六藝以設教而學文之訓門人識之亦曰考觀聖賢成法以盡其職分所當為者而已蓋自一身以達天下彌綸益著而非外求由小學以底大成品節愈嚴而無二本成德達材之衆率由於斯而徒以文學稱者非聖人意也是故夫子嘗刪詩定書贊易修春秋以為萬世明法而必曰述而不作曰吾從周則豈以言出於口者謂之文哉戰國爭彊道術分裂則一家之言興而異端起矣自茲以來吏

治不足繼以武功而為國者始思息民以黃老經義未
明流為箋疏而反身者唯知洗心於釋梵由是馬班崔
蔡之倫以文名家凌厲縱橫浩不可遏而先王經世之
術微矣賈誼董仲舒掇拾於殘闕而莫之行諸葛孔明
范希文鞠躬盡力而未足以有明也蓋陵河南大儒繼
作然後二帝三王所相傳授者始煥然於時關中張子
因之崇執禮之教精思以致道修辭而斷事以一鄉而
準天下考三代以示方來卓哉學者之楷模矣追新安

朱子繼周程之緒大明經訓以覺斯人而浙河以東若
呂薛二鄭氏取周公舊章離析錯綜如示諸掌學者於
斯得窺見聖人制作之盛焉然當是時陸子靜氏起於
臨川以其得於心者行乎家邦充然自足而諸君子之
志荒矣薛鄭會歸於朱子而呂氏則無間然陳君舉薛
之徒也乃自以書請益於陸氏此又論先哲於鄉土者
所宜慎思而明辯也况夫有志於斯文者乎子充早受
業於同郡學士黃公黃公之見於文章者岳靜淵澄不

大聲色固非欲以言語文字名世而子充明經潔行卓越不羣因鄉先生精神念慮所存以端述作之本原極古人之能事必有徵矣則雖俯仰一室而所以系吾徒之望者何可量哉浙東多文獻故家他邦莫及昔予嘗欲往遊而未能異時考德會文之樂舍華川奚適乎

共學齋記

后王降德之道不明士君子能反諸身以為學者千百年來大略三變以復于古而異端不與焉處汙濁之世

不忍自同於凡民而又患夫資之不足也於是乃有佩
韋弦以矯偏運臂枕圓以警惰晝有所為夜必焚香資
於神明念慮善惡之萌必察焉而各以其物識之以觀
其消長蓋動心忍性不如是不足以有立於時則自知
也亦明矣於是有君子者出主忠孝以飭其躬以匹夫
而立師道使在三之義赫然白於天中後有作者不敢
忘焉其視專一善名一行則又遠矣於是又有君子者
出以其得於天而成諸己者本經訓以淑斯人使先傳

後倦之教下學上達之旨復明於世蓋秦漢以來學術多矣至是始歸於大中可謂罔極之恩矣自其教行高明特達之士翕然歸之然其間善學者乃復因其性之所近端居默識以極夫反已致曲之功而後傳之無弊則君子之學夫豈易言也哉訪學於古人而未之能進竊懼夫氣昏力薄不足以底于成迺題山居讀書精舍之西室曰共學與同志者居而勉焉噫人固與庶物並生者也苟無以反之則情熾利害之間將無以自別矧

學不至於知至而意誠其氣機之竊發者每起於芒忽而天理之存焉者寡矣彼憤悻堅制高邁卓絕以自拔於凡行者亦何可少乎易曰智崇禮卑智崇效天禮卑法地聖賢之言無二致也羣居終日而義有不出於此者何足道哉乃書之以為共學齋記

櫟軒記

鄭之恒僑居黥水之南烏聊之北題其隙宇曰櫟軒其言曰櫟不材木也無所可用是以能終其天年吾聞之

莊生云居無何大夫士為詩文以釋其名軒之義者甚衆言人人殊之恒不懌以其間日之黎陽山中見支離無謂而問焉曰吾以櫟名軒而人鮮能喻吾志者言之輒異何也支離無謂曰子無惑乎人言之異也世之所重者材也而子獨以不材稱材之所貴者用也而子獨以無用全子無惑乎人言之異也雖然生之有壽夭豈材不材之謂哉深山之楸枏豫章閱千百年未有過而問者道旁之樗櫟未拱把而夭於斧斤其所託者不同

也夫櫟之不材猶樗也櫟以社而存猶樗之以神也社有變置而舉或廢之則樗與櫟豈能自全邪謂不材之木獨能終其天年非莊氏意也彼莊子者悲夫世俗之士以材為累不若不材者之無用也故為是不得已之言又悲夫不材者亦有時而不得免也將自處於材不材之間然材不材之間似是而非猶未免乎累也則夫可以害生者豈惟材哉邦君之於國也聖哲之於名也皆累也彼且欲魯侯洒心去欲而游於無人之野使仲

尼辭交游去弟子而逃於大澤其憂患乎一世者豈有涯哉嗟夫亂世多害智愚賢不肖俱困而莫知除其憂此夫人所深悲而非為一己之私也子之不材自處豈其意邪曰然則莊氏昔所謂者非邪支離無謂曰莊子固嘗言之矣其所保者與衆異也且子亦嘗聞所謂物之初者乎游於物之初則不物於物不物於物者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天地蓬廬也古今一息也死生夜旦也虎兕無所措其爪甲兵無所容其刃無傷於物

而物亦莫能傷也是豈材不材之論哉雖然為櫟有道
即子之居行子之志使董梧無所用其助而舍者爭席
則材不材皆不為子累矣又何恤乎人之言鄭之恒矍
然而起釋然而悟曰善哉進於道矣雖然吾於櫟有取
焉請書是說於軒中以為記

梅花易洞記

徐一夔

山陰胡君龍臣居越王山之下環其廬植梅數千百株
而日居其間讀易因名其處曰梅花易洞且曰昔五峯

胡先生讀易巖廬自號易洞吾名亦奚不可然客來輒不解曰甚矣胡子之欺人也大山長谷穴而為洞嵌空崦嵫其上穹然而蓋覆其旁屹然而壁立其中廓然而有容蛇龍居之虎豹藏焉此洞也若五峯先生讀易之地似也今子雖依山為屋所謂嵌空崦嵫之狀無有也其屋規模不廣制度不華覆蓋其上者獨其枝若屈鐵之交錯其花若皜雪之燦爛所謂穹然屹然廓然者亦無有也非洞而曰洞甚矣胡子之欺人也余乃為之解

曰獨不觀之儒先之圖乎天地亦一洞也豈直居室哉
何也乾南坤北一上一下陰陽之宅也離東坎西一闔
一闢陰陽之門也巽承乎乾而位西南震交乎坤而位
東北陰陽之所以終也陰陽造化生生不息如循環然
昔之至人心與造化遊嘗言弄環餘暇時往時來蓋以
天地為一環矣夫洞環類也環非實環洞豈實洞哉是
意也五峯先生知之矣胡君慕先生者也豈以弗知而
欺人哉余竊聞之聖人作易本之陰陽見乎卦辭學之

者將以見夫用善觀物者即微而知著即小而知大即
近而知遠自一室而至於天下自一日而至於四時自
一呼一吸而至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吉凶消長之理
進退存亡之道莫不悉備胡君誠有以知之無自善其
身請以告我

梁氏書莊記

梁寅

余山巖之士自少而好文籍迨乎中年稽古之益久窺
道之頗的則又因多暇而好論著夫躬行之士不務於

立言然恥沒世而無聞亦往往藉是今朝之初共承明
詔陪諸搢紳議禮制獲觀太常所藏書迨歸田野十五
六年之間索居無所為因思託之言以傳來世前讀程
朱易以其釋經意殊乃融會二家合以為一謂之易參
義於讀春秋也病傳之言異求褒貶或過乃因朱子之
言唯論事之得失謂之春秋攷義及歸老之後於書也
以蔡氏傳之詳明而姑釋其略謂之書纂義於禮記也
以其多駁雜唯取格言以類而分謂之類禮於周官也

芟剔其注使其明暢謂之周禮攷注於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又稽之經史以待策問謂之策要凡羣書之言則取其精粹申以己意謂之論林憫時俗之失則縱論古道略示勸戒謂之毫言憚諸史之繁則撮其大要易於覽閱謂之史略復嘗類集古之格言芟取其要謂之類訓是諸書者或刻之以傳或繕寫以藏暨凡所得書皆聚之一室故號書莊焉蓋曰家之恒產寡薄使子孫能守是莊亦足以贍生非徒夸

其多而已也凡人之生世必有裨於國必有益於民故
為公卿為百僚為將帥為守宰又其下為胥吏皂隸為
農工商賈皆不徒衣食必資其心與力以為衣食焉吾
為士者乃衣食於人心不勤力不悴非蔽民者耶所謂
莊者田舍之稱也秔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無田以獲秔
稻菽粟而所藏唯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而學之
成也又足以應上之求贊時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孫立
產業乃所以深念夫子孫者嗟夫山之為石者有銀之

礦而綠生焉有鐵之礦而朱生焉然則家之有書而後
嗣之能學亦理之然也若夫有書而或怠於學者人也
學之成而祿不及者天也為子孫者又當盡乎人而聽
之天可也

隘齋記

徐尊生

歙南洪節夫曩家小飛來峯下其先廬相去十里而近
在杏坑之原故無恙也壬辰之變悉燬于寇越二年擾
稍定流散來歸節夫以小飛來直通衢而其寬閒深阻

可以肥遯者莫宜杏坑之原乃即遺基去其蓬蒿瓦礫
為茅屋若干楹奉母夫人以居敕諸子肄業其間材猶
而制庫視昔日棟宇之壯丹刻之華無復得其彷彿而
意趣幽野位置整雅望而知其為隱君子之宅也扁其
燕處之室曰隘齋而謂友人徐尊生曰予平生不能媚
世容物亂離顛沛以來益齟齬於時矣故因吾室之隘
以自名以見吾志盍為我記之尊生辭不獲則復于節
夫曰道以中庸為至人鮮能之得其一節之偏以高於

世蓋已難矣若夫厲廉隅飭名檢波流風靡之中確然有所不為則隘者豈非制行之高者歟方瀕洞之秋衆人眩惑搖動往往有之君獨嶢然不滓倡勇敢順既乃展脫功名深潛遠引於巖石之下非夫居常有得於隘而能遭變不可奪如是乎且吾聞之合於人心之公以為隘則固制行之高者也任夫一己之私以為隘則其弊有不可勝言也毫釐之間辨之弗審而善惡之歸相去遠矣古之隘者無過伯夷鄉人之冠不正則不能與

之處讓國恐不遂其志則逃諫伐以不聽其言則隱而
餓餓而死其隘如此然其所為皆關乎世教之大合乎
天理之公未始以己私叅焉孟氏立論之嚴雖以為君
子弗由而又推尊之曰聖之清故為隘者必以伯夷為
標準庶幾其可伯夷奮乎百世之上吾從而興起於百
世之下人心之公無古無今欲為伯夷是亦伯夷而已
矣以節夫居常遭變而不可奪觀之則辨之庸有弗審
乎雖然弘道在人能大其所受斯謂之君子伯夷之行

可尚已比之中庸之道有間矣由伯夷之行合乎中庸則致廣大盡精微粹然無疵而所謂隘者將不可得而指名矣君子之於道豈固以偏自處而不舉其全哉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吾於節夫深有望焉

朱氏春濡菴記

朱 廉

義烏朱資安居縣南之剡溪既塋其親於所居東北之五里杏花溪之左乃築守塚之舍而署其名曰春濡菴春濡云者蓋取諸記禮者之言資安以告余俾為之記

余曰善夫資安之為何其可羨也墓有舍而歲祭之士
大夫行之久矣胡獨有羨於資安也嗟夫三代之世教
化明備禮俗興行人自幼稚已知事親之禮矣及其既
長孝養之外他無事焉務以適其志務以安其體務以
善其甘旨而致其尊榮惟恐親之弗悅也既已如此矣
又懼其不可得久也惴惴焉而愛其日不幸而沒則吾
哀戚之至若不欲生葬埋必盡其禮而尸祝必竭其誠
終其身而弗怠夫然故為人親者生則享其養歿則享

其祭而無憾焉迨世教衰士習益下甚者視其親猶塗人其口能言也而未必聽其言其色可見也而未必視其色況能視聽於無形無聲也哉此其人蓋與夫羽毛齒角者不異其事生若此豈復有沒後之思而致其愛敬於墟墓之間哉今資安之思念其親吾想其心入其室則惕然感曰此吾親所構也吾今安居之而吾親安在哉稼其田則曰此吾親所闢也吾得粟而食之而吾親安在哉涉其圃則曰此吾親所築也吾得藝吾蔴而

吾親安在哉觀其妻子則惻然以感曰此吾親之授我以室而延吾嗣也觀其兄弟則曰此皆吾親之子而吾同氣也視其身則曰此吾親之遺體幼而育長而教以望其成者也今吾與其兄弟妻子具在而吾親不可復作終吾生不得見矣一念之感未嘗不太息流涕不能自止況夫氣序之推移時物之變易徂暑未幾而繁霜已肅改歲未久而雨露已濡徬徨丘隴之間戀慕松栢之下一觴一載庶幾享之其情為何如哉此其視流俗

何如而余烏得不深羨之哉況又徵文於予將刻諸石以圖永久是不獨盡其一身之孝思且將使其子孫繼續於無窮尤有過於人者余故為書之俾世之弗及者有所興起而其後亦毋敢怠忘也資安善事其兄即余向時為作義軒記者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三十一

明 程敏政 編

記

遊三門記

王 翰

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治東六十里道由東西延至黃堆
循河東下再行十里至其處河南山脊峻下其尾屬於
北山鑿山作三門以通河流南者為鬼門中為人門次

北為神門又次北及開元新開河又以中為夜叉門北為金門新開河為公主河未詳其說也鬼門迫窄水勢極峻急入門水稍平緩直東可十五步中流有小山乃其底柱也東又十步其水縈迴謂之海眼深不可測神門最修廣水安妥蓋唐宋漕運之道山崑上有閣道且牽泐石深尺許正南下五十步有石聳起側視若香爐然東又三十步一峯可高數丈不甚奇新開河南北廣約計二丈其岸石如甃又直如繩取者行百餘步與神

門水合其南一峯壁立度二百尺許極奇秀石紋青黃
相雜其巔多鵲巢壘石為爐形非飛舉者不可至不
知其始有人謂老君煉丹爐蓋以神之也新開河左就
崑石下刻宋金人題名并詩且刻翠陰禹功二崑稍東
刻忠孝清慎四字字畫若顏魯公書者其南山上有石
巉然如鵲蹲者人號為挂鼓石蓋禹用以節時齊力也
自新開河東口涉水上山上舊有開化寺今不存有小
祠象龍神者前碑剝落不可模不知何時立祠檐下二

石其狀如碑無字上作三竅一碑蓋金源興定十二年修禹廟之記也回至西可二里上山謁禹廟而還所至處皆用小律詩記之偕行者生員張恭馬喜王興也時洪武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記

古愚齋記

劉永之

臨江貳守韋侯彥芳其係出於漢丞相昭由丞相四十
七傳而至茂今家潤州雲陽為其邑之著姓出郭門若
千里地曰壽安有別墅者侯之所建也蓋嘗讀書其中

而題其齋居曰古愚其至官也手書其事以遺永之而求文以為記既受命乃為之說曰言非一端而已即其言而知其志之所存所謂知言也蓋是今而非古久矣有行古道於今之世者必且羣起而訾之曰是好古而愚者也夫古之道豈誠然乎哉亦失其好惡之情焉耳方周之衰天下蓋已弊矣繼之以強暴之秦盡去先王之典而用其一切之法使其靡靡然戕其仁厚之性而從事於貪殘刻薄變詐之行於是是非好惡顛倒錯謬

一反其情以至於大壞極亂不可救遏而秦用以亡自是而後其流風末俗浸淫演漫於天下者千有餘年於今其間雖有願治之君善輔之臣凡所建立皆因仍苟簡以為當世之計率不越數十百年法弊禁弛則又往往至於大壞極亂不可救遏若秦之事然漢唐以來概可觀已當其壞亂之際雖學士大夫猶或不識義理之正況世俗之凡民乎其喜浮而惡質非古而是今無足異矣惟其理亂興廢之由恒在於是而未有深慮遠圖

而振之者豈其沈酗沒溺之久而終不可為邪無豪傑
特起之士而不能變化鼓舞作興之也所謂豪傑特起
之士者必能窮天下之理通天下之情識天下之變而
其於道也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而不惑於流俗者也
今侯以高明之資當天下壞亂之時躬行古道不顧流
俗之是非因取其所常被毀者以自名而見其意及遭
逢聖朝起而從政又能不以窮通易節而勤勤然欲託
於文字惟恐其弗及如此豈非篤于自信而庶幾其人

者與然則變化鼓舞而作興天下之民固其志之所存矣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謂其不可興起者不知道者也謂侯之志不在於是者不知人者也故迷而記之以俟知道與知侯者考焉

獨善山房記

古之學者為已而已及其至也則思推其有諸已者以及乎民焉將推其有諸已者以及乎民則非得其位而施之政不可故仕而達者君子之所甚欲也非欲其仕

而達也欲其有諸已者及乎民也然學而有諸已者必
自貴而不徇於外故其交也有禮其進也有義必人即
之而不即乎人也必世求之而不求乎世也交之以禮
矣進之以義矣人即之而世求之矣又必度其時之可
為道之可行然後起而從之是數者一或不然則三公
之貴千駟之富視之猶弊屨焉曷足以動其心哉其難
進寡合如此而有天下國家者方懸其爵祿以招天下
之士有司者傲然持其權衡尺寸秤度而進退之幸而

合其程式然後授之以職臨之以賞罰使之促促然唯上令之是聽其取士用人之法如此然而自公卿以下至於百執事之位未嘗乏人焉於是上之人自以為其術果足以籠天下之士馭天下之才而為天下之政矣又何必弊弊然求彼之難進寡合者為哉蓋自三代而下山林巖穴之士懷其道德才藝深藏不售而沒齒貧賤者衆矣然其人皆浩然有以自樂未嘗或之悔也而論者以為孟氏所謂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而

異端叛逃之民果於遺世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友人柯
同德儒者也世居屏山之下自其祖父隱德不耀數世
矣其家之所傳以為學者皆內而弗外為己者也而同
德之為人善論議有氣節尤能應變吾嘗與之共處憂
患知其學之有守而才之足以有為也惟其自貴而不
徇於外也故不為時之所知崎嶇連蹇至於窮且老矣
終不肯少變其操而其心浩然有以自樂而無悔於是
取孟氏之言名其室曰獨善山房而屬余為文以記之

余既惜其才之可用而莫用又喜其能自貴而不徇于
外幾於古之學者而合乎孟氏之所云遂述其所聞以
為之記

知止齋記

錢 宰

八年冬詔天下士凡寄跡佛老而有志于聖賢之學者
入國子學俾習知天理民彝然後授之政焉余助教庠
舍間因獲與諸茂異交間過尊經閣訪黃君伯厚
于東叙伯厚扁其齋居曰知止噫伯厚逃佛而歸於

儒不半載而知所止矣何其化之速邪今朝廷武功既
成誕修文教示之以綱常道之以道德化之以禮樂禁
之以刑政將使天下之士皆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之道將使天下之民皆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之化以世之學佛老者往往多聰明識道理俾務于學
去其虛而實踐變其寂而有為黜其偏而歸于中正猶
反手耳然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大中正之
道化天下後世俾修諸身措諸事業莫不各有所

止之地也是故冠爾以章甫使知首之所止焉衣爾以
逢掖使知身之所止焉正爾以夫婦復爾以父子明爾
以君臣使知心之所止焉伯厚於是乎玄冠綦纓俯仰
後先以正其容貌以齊其顏色垂紳委佩周旋抑揚以
敬其儀刑以慎其進趨入其室則夫夫婦婦怡然乎其
其和樂而有別也陞其堂則父父子子儉然乎其慈孝
而有親也出而仕于朝則君君臣臣秩然乎其明良之
際會而有義也伯厚方且見之躬行矣其視前日祝髮

毀形滅性離倫違世獨立而高出物外者夫豈伯厚之所止邪嗟夫北辰之止于天也不偏也流水之止于海也不息也心猶辰也靜而不偏則所止者正矣心猶水也動而不息則所止者至矣伯厚尚無惑於偏無怠以息庶幾終始慎其所止哉

新建耐牢坡石閘記

劉大昕

大明受命皇帝即位之元年詔遣大將軍信國公鄂國公總率羽林諸衛師旅億萬戰艦百十定山東平幽冀

兵不血刃而梁晉關陝大小郡邑悉皆附順分兵戍以
守阨塞浚河梁以逸漕度舳舻千里魚貫蟬聯貢賦供
需有程無阻後以黃河變易濟寧之南陽西暨周村涯
淤室壅數壞舟楫遷遵師莊石佛諸閘北沂汶濟以達
燕冀西循曹鄆以抵梁晉濟寧州城西二十里許耐牢
坡口者實西北分路之會坡有堤綿數十里以防河決
於是時遂開通焉倘失啟閉水勢散泄漕度愆期深為
職守憂洪武二年申請于山東行省注官分任其事南

疏北導靡所寧處冬十一月省檄下委大昕相宜置閘
以為歲久計十二月朔同寅知府余芳通判胡處謙集
議率任城簿周允暨提領郭祥至於河上視其舊口則
土崩流悍不可即功行視口之北幾一里許平行水漚
可立基焉乃伐石轉木度工改作時冰凍暫止三年二
月二日集衆材合役下夷土堤平水渚八尺以為基樹
以棗栗密如星布實以瓦甃迴若砥平然後鋪張木枋
敷嵌石板爰琢爰斲犬牙相入復固以灰膠闔以鐵錠

磨礮剗削混然天成閘門東西廣十六尺有五寸崇十尺一寸西北比東西廣加二尺焉閘之北東向有墉縱二十二尺西向墉縱一十五尺有奇閘之南稱是翼如也所以捍水之洄洑衝薄也兩門之中鑿渠五寸下貫萬年枋以立懸板復於閘之南北決去壅土以殺悍湍且濟舟以轉折入閘自茲啓閉有常舟行如素三月二十日告成訖功計興工至休役凡五十日以工計石工二十九人木工四人金工二人徒四百五十人以材計

木一千三百有三枋五十甍大小七百八十有四鐵錠
一百每錠斤重六斤四兩鐵斤重二百五十五木炭斤
重一千五百四十二石灰斤重六千三百四十四工之
食粟八石零七升若鐵粟則取給於官餘悉因沂究二
州任城滕鄆諸縣土地所有規措給用雖少勞於民而
民樂於趨事不費於官而官亦易以成功此大較也大
昕雖董是役而主簿周允晨夕陳力勤敏不怠其功其
勞不可益也遂具載本末于石以垂永久焉

蜀山書舍記

高啓

蜀山書舍者友人徐君幼文肄學之所也幼文嘗自吳興以書抵予曰吾山在城東若干里吾屋在山若干楹吾書在屋若干卷山雖小而甚美屋雖朴而粗完書雖不多而足以備閱吾將於是卒業焉予幸為我記之予惟古之君子所取以成其學者無常物所居以致其學者無常地也故弁裳之於容珩瑤之於步豆遷之於陳琴瑟之於樂弓矢車馬之於服度量權衡之於用凡於

物皆學也豈專於六籍之內哉往于田入于市處于戶
庭覽于山川立于宗廟朝廷遊于庠序軍旅凡履之地
皆學也豈限於一室之間哉後世講學之道既廢而人
之不能然也有志者始各占山水之勝築廬聚書而讀
之雖其所以學之者異乎古然凡事物之理與夫羣聖
賢修己治人之要實皆不出於書況安僻阻之區絕紛
囂之役得一肆其力於是則其至於成就豈不反有易
者哉今幼文以方壯之齒有可用之材而不急進取益

務於學以求其所未至豈非有志之士哉而予也北郭之野有土東里之第有書皆先人之遺也遭時多艱第穢於榛蕪殘壞於塵蠹侵侵焉日事奔走而不知返則其荒陋宜有愧於幼文矣尚能為是記乎然而書此而不辭者蓋姑復幼文之請亦因以自厲焉

松陽縣學復射圃記

蘇伯衡

松陽之有學學之有射圃蓋自宋紹興始元之制凡民不得持弓矢故射息而圃亦廢豪右因侵而有之踰八

十年有司漫不加省皇帝即位之明年詔郡縣皆興學
置師弟子員而講習乎六藝儒生葉端等作而言曰今
學令射居其一射圃之復維其時矣以告令王君會王
君微赴京師事格不行而提刑按察僉事張公行縣適
至乃復以告公為按圖籍凡學之地侵于民者責丞李
君仙簿劉君文彬悉復之而地卒以歸正其疆界夷其
畛域樹垣以繚之王君歸自京師謂部使者祇承德意
返故地於久攘之後幸惠斯文甚厚宜有以示後人教

諭毛君煇膺薦而起遂命之來謁文書曰侯以明之此
舜之學政也其人之賢不賢觀其射之中不中見焉故
以射致衆衆致而後論士是以三代率由之而孔子射
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解而致黜者三則僅
有存者夫學政莫大於射也尚矣國家方修文教而稽
古定制焉則射圃之復其豈細故哉乃為之記曰復地
以尺計之直學之東南則從七十衡五十直東北則益
其從二之一去其衡三之一直西北則其從倍東北之

三其衡不及東南之八直西南則其從得東南之衡而去其一以為其衡東南故所謂射圃也張公名志德字某陝西人王君名彛字秉文北平人輝邑人攝學事殆一紀士論多之云

川上書堂記

金君自明家平陽之南郭其居第在濠之濬不踰閭而川流可挹也自明隱居教授間以臨以觀而心有契焉因以川上名其書堂而求余記之嗟夫昔者聖人之在

川上所為歎夫水者不在水也在于道也而余於道猶望洋焉則自明之所以名堂者余安能言之雖然道固未易窺也而川上之流水則有足徵者矣一日有旦有中有晷有夜而水之流也自旦至夜未嘗息焉一月有朔有弦有望有晦而水之流也自朔至晦未嘗息焉一歲有春有夏有秋有冬而水之流也自春至冬未嘗息焉非特歲月日然也流乎千萬年之先而不見其始焉流乎千萬年之後而不見其終焉豈獨水哉於是觀諸

日月西者沒而東者生於是觀諸陰陽上者剝而下者復於是觀諸草木榮者悴而區者申於是觀諸鳥獸孳者草而毳者毳亦猶水之前者逝而後者續也嗟乎何以然乎曰出於氣乎氣不自神也曰出於機乎機不自運也則何以然乎詎不聞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為天也天命不已故命于天而形於兩間者亦不已微之為草木鳥獸且猶然而況於人乎人之於天也其氣同也其理同也天地之初有理斯有氣有氣斯

有形氣宰乎形理宰乎氣是故天地以氣為橐籥焉以
理為樞紐焉而人之所以為橐籥為樞紐者亦惟氣惟
理焉爾氣之在人也榮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無不同
乎天也而況於理乎理者何性而已矣性之在人也無
往不體無時不然者何誠而已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
夫惟聖人克誠安得人人而聖哉古之君子不睹亦戒
不聞亦慎發乎已之所自知行乎人之所不見亦謹焉
者所以立其誠而全在我之天也獨之不謹則有時而

息矣有時而息則誠之不至矣誠之不至則無以與天
一矣而人也魯水之不如矣嗟夫有志於道者可不謹
乎哉由君子之學進于聖賢之道余未之能焉抑不敢
不勉也竊喜自明之有志輒相與言之倘有取於是則
請以為川上書堂記

節義堂記

處州衛知事魏君以節義名其堂使來請曰自吾有堂
堂有斯名亦已久矣然未有發其義為吾記之者敢屬

筆馬余聞魏君家梁溪梁溪於毘陵為勝地九龍之山天下第二泉在焉魏君作堂其間不以觀遊為美而以節義自脩亦可以見其志矣乃記之曰節義之立不立豈惟君子鄙夫所由判國家治亂安危亦恒由之何以知其然也士之出于三代之際者養之有學校淑之有教化莫不篤於道周於德有過人之節取予辭受出處必以其義得失利害禍福不動其心殺之可也辱之可也飢之可也寒之可也爵之以五等之國富之以萬鍾

之粟臨之以三軍之威使易其所守而胥為不善不可也夫如是故可以共逸樂而亦可與同患難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其豈不由此也歟厥後惟東漢諸君子無愧焉自元興以降宦寺專政挾天子威權以薰灼海內紀綱於是大壞矣而當時君子其在位者則抗志羣小之間不少屈意以迎合附麗至於羅織釣黨之獄起而其節操愈堅其在野者則聞風慕義慷慨奮激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悔夫如是故終漢之世不軌之徒

懷篡奪者後先相望皆忌憚而不敢直遂而漢之社稷危而不遂亡者實賴之也然則節義之所係豈細也哉近世學校不修教化不行士鮮不為習俗所移放其邪心役於外物區區貴富何足為輕重而求之者隳名節損禮義不顧性命而惟恐不得僥倖得之姁姁以為容詹詹以為悅汲汲保身固位以為務平居莫肯直道以事上緩急遂至鬻國而叛君若是者雖曰累千百何益於人國家哉聖天子知節義與國家相與有無創業之

初庶事未遑而獨於前朝仗節蹈義之臣或優以體貌
或寵以褒贈或列諸秩祀或錄其子孫以示風厲丕變
爾來垂兩紀矣雖朝廷清明四方無虞士大夫幸而享
富貴之樂不賤患難之途無由以奇節高義自見而豈
可不力也哉忘其勢而取舍不悖忘人之勢而特立不
懼招之不来而麾之不去斯何莫非節義也豈必見危
授命殺身成仁而後為節為義哉故觀魏君之名堂非
所謂有志者乎雖然人之所恃以幹旋萬變者氣而已

有以養之則細入芒忽而不為歟大塞天地而不為盈
不以困抑摧挫而亡不以安富尊榮而存蓋有以為氣
之主也故隨其所遇而皆安投其所嚮而如意衆人之於
是氣也無物為之主而反聽命焉如喪將之兵如朝霧
之氣如暴雷迅雨之涌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悅假
之斯須之時則已潰散消涸而不見其迹矣未有處大
事臨大節而不顛倒失措者由其為氣所使而莫為之
主故也均之是氣也有所養者為正氣無所養者為虛

氣惟氣之正者浩然剛大不變於物持虛氣以處夫紛紜之變其不變於物乎有志於名節者苟不明道集義以養其中而惟用虛氣求有所樹立非余之所知也願與魏君勉焉

南華謫居圖記

洪武元年夏國子祭酒許先生謫韶州即唐宰相張文獻公祠以居祠在州城之北而城南有山曰南華直乎祠之前其岡巒起伏草木行列朝霏夕靄不出戶閤可

以盡得之先生著書間暇時時臨眺而樂焉曰使吾為此州人奚其不可也乃號南華逸人且屬龍虎山道士方壺子繪之縑素云初上行金華訪求文懿公之後得先生召之見未至而乘輿還京師驛召先生赴京師一見與語大說為立京學命為教授鑄印使佩之仍命入傳皇太子及諸王已而改京學為國子學拜博士未幾陞正四品拜祭酒出入兩宮且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之事至于人材之進退時政之弛張無不預議先生感奮

圖報是是非非無所顧忌所為學校脩廢舉墜更規設
法以教養者數十事無不施行其見知於上者至矣然
亦不勝夫人之媚嫉也會先生嘗以學宮什器用之私
室言路因以移用官物坐之章入上覽之而笑而媒孽
先生者不已於是韶州之命行矣夫以文學侍從之賢
一旦以微言而遠謫嶺海間去親戚而伍夷獠人將不
勝其戚戚先生不惟不戚戚且安而樂焉觀其自號有
終焉之志此其學問之過人為何如蓋君子求在我者

而已矣使其中有所愧何往而能安使其中無所愧何往而不安是以吾祖文忠公之安置惠州自言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絕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為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之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複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羈人遷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余故著先生出處之故覽斯圖者得以考焉

棲雲軒記

汪仲魯

自予再來郡城馬生良德稱輒館予于城東新構之軒
病卧若素安焉生請軒名應曰棲雲生又請記則又應
曰吾老且病忘乎軒矣奚記焉雖然病者吾身也身吾
身者初未病也且吾胡為而來也又胡為而止也亦嘗
觀諸雲乎何思何為浮游太虛薄日月而翳光景雨下
土而澤萬物迨其歸而棲也倏焉斂藏不見蹤跡孰使
然哉靜無而動有者也今生逍遙乎人世隨隙地而構
斯軒岡阜環列靜安有常澗泉細流清冷自在與人若

相得也吾之來而由乎是而止乎是與生夙相契也雲
乎天遊人乎雲卧吾何知也吾何為也而亦無不知且
為也况吾與生是非利害相忘久矣靡存於中靡形於
外而又奚記焉德稱默識吾言命其友書于軒中以為
記

明文衡卷三十一